

马耳他:比海淀区小,却装得下整个世界的奇迹

世界的景观 浓缩在马耳他

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适合度假的海岛小国,但马耳他这样的,就一个。

马耳他号称是地中海的心脏。马耳他交织着八方的文脉,南邻北非,北接欧洲,东望中东,西通西欧,就差拥有一个自己的南北极了。太多国家争先恐后地在这里留下印记。

从地图上看,马耳他确实接近地中海的几何中心。久而久之,马耳他成了一个小而精的“文化标本箱”,所以就有了这么个说法:“马耳他的一块石头都有故事”。

将近3000年前腓尼基人率先看中了马耳他的位置,在这里建立了当地第一个有组织的港口。如今腓尼基人建立的港口仍在。只不过停泊在这里的不再是那些载满玻璃器皿和染料的小型商船,而是一艘艘集团化的豪华邮轮。粗略估算,现在每年有二三百条邮轮线路途经马耳他。这些邮轮停靠的地方,与3000年前腓尼基人选择的港口,几乎分毫不差。

这位置太美味了,所有时代的强盛者都想来分一杯羹。但除了关于柑橘和海风的美好记忆,他们什么也带不走,反而把自己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马耳他。罗马带来了法律和建筑,阿拉伯人留下了美食和语言,十字军骑士建造了华丽的防御工事,而英国人留下了左側行驶的习惯。

来首都瓦莱塔,你会发现这里看起来有点眼熟。很明显,首都瓦莱塔的建筑风格,传染自意大利的巴洛克。特别是瓦莱塔海岸线上那座巨大的、抢眼的圆顶教堂,卡梅尔圣母圣殿,就像是在这片金黄色的石灰岩岛屿上,悄悄塞了一座小小的罗马城。

500年前,意大利的圣约翰骑士团统治着马耳他,他们带来了自己的建筑师和工匠,在这里重塑了那标志性的圆顶教堂——这些圆顶设计的原意,是为了在遥远的地平线上,一眼就能吸引人们的目光。而这个设计理念,至今仍然非常好使。

马耳他的建筑就是它的特产——不是形式,而是金黄色的石灰岩。这种材料被称为“马耳他石”,呈现出柔和的金黄色或米黄色,使城市在日落时显得温暖、辉煌。

正如马耳他融汇着欧洲的建筑格调,马耳他当地也通行两种官话:马耳他语和英语。

马耳他语是阿拉伯语的“西西里方言版”。8世纪时,阿拉伯征服者带入马耳他群岛——晚于腓尼基,早于意大利。当时,阿拉伯正处在自己的黄金时期,巴格达的学者忙着发明代数和改进天文仪器;而在马耳他,居民们日常最复杂的数学计算仍然停留在“今天我们抓到了几条鱼”。

时至今日,马耳他语成了语言界的混血传奇:用阿拉伯语说“家”,用意大利语说“派对”然后用英语说“电话”和“电脑”。这样的安排显得意外合理——毕竟,“家”源于历史,“派对”靠情调,而“电话”和“电脑”是现代世界的象征。

往大了说,你能从马耳他看到这个世界的发展进程,也不为过。往小了说——在策划你的马耳他假日时,你或许只知道这一个事实就好了:在马耳他,几乎所有人都会讲英语,其普及程度在整个欧洲都算排名靠前的。

站在沙滩上远望,远处是海天相接,湛蓝无垠,脚下是细腻柔软的沙子,海浪轻轻拍打着海岸,与沉船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面。日落时分更是美得让人窒息,金色的余晖洒在船上,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温柔以待。



世界的片场不在好莱坞 在马耳他

你还能再往上追溯马耳他的历史,它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独立石建庙宇。为了让你更能具象化它的形象,不妨想象一下《神庙逃亡》,那就是石建庙宇的一个生动比喻。

它比金字塔更古老,甚至比巨石阵还要古老。加古拉巨石庙是这片古老土地上代表性的瑰宝。它建立于5000多年前,是人类宗教信仰的最初表达之一。勤恳的马耳他土著民用巨大的石灰岩建造出了这座巨石庙,其中一些石灰岩重达20吨。而我们还在琢磨后来的金字塔是怎么建造的呢,在那之前,马耳他人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在鼓捣大家伙了。

从加古拉巨石庙中出土的文物,大多陈列进了当地的考古博物馆。其中不乏你从小就在历史书里见过的,描绘了胖乎乎的女性曲线的雕像——它们是新石器时代马耳他人崇拜的地母的象征。

马耳他有一些地方,凭借其原始的神秘感,能激发人们内心的探险欲望和好奇心。比如,那个充满谜团的地宫——哈尔·萨夫列尼地宫。这座地下神殿,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史前地下建筑之一。

首先,我们来到第一层,入口与祭祀区。这一层最接近地面,经过粗糙的石头堆,你会看到一些祭坛和供奉用的陶器。你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些简单的仪式,比如点燃一束你喜爱的味道的线香。

继续沿着狭窄的通道深入,就到了第二层,地宫的核心部分,主厅与“神谕之室”。这里的房间呈现出一种圆乎的形状,声学效果极佳,主人的一句低语,都能引起整个地宫的回响。

第三层,地下墓地。当你漫步到最后一层,你会在这里发现超过7000具人类骨骸,其中有些骨骸的头骨形状异常,额骨拉长,类似“长头人”特征。

这儿的地形、建筑和历史遗迹,成就了天然的片场,尤其适合扮演十字军堡垒和古罗马竞技场,乃至一些架空背景的类中世纪大作。当你站在这里,会情不自禁地展开自己是一名兜帽刺客的幻想——自然,那些制片人就这么想:《权力的游戏》中“君临城”的恢弘城门,《特洛伊》里那片波涛汹涌的海岸,都来自这里。

马耳他的“现任”首都瓦莱塔,是《刺客信条》中古老城市的原型,正如前文所讲的,这里有着壮丽的海港、精致的巴洛克建筑和狭窄的石板街道。《权力的游戏》第一季中,那些充满权谋的宫廷场景,曾在这里取景。

马车观光是姆迪纳旅行的一个亮点,游客可以乘坐传统的马车游览这里的主要遗迹,当然,其中就包括姆迪纳——或者说“君临城”——的城门。五步一画,十步一景。如此受好莱坞的青睐,就连无人荒岛都拍过电影。

亚特兰蒂斯不属于柏拉图 属于马耳他

马耳他的海水无疑是世界上最清澈的水域之一。尤其科米诺岛,以其如梦似幻般的蓝色潟湖享誉社交网络。

在科米诺岛,蓝色潟湖、水晶潟湖、海蚀洞,应有尽有。它对于水上运动爱好者的核心竞争力,在于藏匿着一座海底博物馆——Um El Faroud号沉船。Um El Faroud是一艘专门用于运输石油的油船。上世纪末,这艘油船在马耳他的马尔萨什洛克港进行维修时,因一次气体爆炸导致严重损坏。爆炸后,船体已无法修复。于是,这艘油船被拖离港口,最终在马耳他南部的Wied iz-Zurrieq海域被故意沉没,成为一个人造潜水遗址。

亲眼见到它,那景象比你想象的更蔚为壮观。这艘长达109米的沉船静静地躺在海底,宽大的船体和复杂的内部结构被各种海洋生物占据。表面覆盖着珊瑚、海藻和其他水生生物,俨然是一个顶级的生态缸,一个朝气蓬勃的生态系统。

很少有文旅机构能拥有马耳他这种级别的创意。一般来说,顶多在节假日办个创意市集。但马耳他不满足于这种平庸的创意,以一场真实的气体爆炸为契机,为潜水爱好者提供了一个足够震撼的潜水场景:巨大的螺旋桨静静地悬浮,像一片失落的史前遗物。生锈的船

门、破碎的舷窗、腐蚀的管道,船舱里的一切都停留在几十年前,仿佛依然在等待着下一次航行的命令。

陆地上是真实的“君临城”,陆地下则沉淀着远古海底王国的幻想。在某些科幻迷的小团体间,甚至流传着这样的说法:这里才是真正的亚特兰蒂斯。

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亚特兰蒂斯是虚构的哲学寓言,但马耳他却在悄悄印证着这个幻想。一个梦幻的证据,就是马耳他岛上那些被称为“Clapham Junction”的古代车辙。

这些车辙遗迹不过是一组平行的深槽组成,雕刻在石灰岩台地上,横穿数公里,最深的地方达到60厘米,看上去像是远古时期使用的轨道系统——甚至可能比我们已知的最早运输轨迹还要早。

问题在于:车辙的走向非常奇特,有的直接延伸至海边,甚至看起来,像是沉入了水下。

这些车辙的秘密当然有其解释。但至少在目前,真相似乎仍只属于马耳他的阳光、海风和珊瑚礁。最终,对于我们这些好奇的访客,最重要的从来不是答案,而是它们在我们心中点燃的想象力。而马耳他无疑能在你的心中煽动起一些最奇妙的火苗。

来源:凤凰网

